



还是要借点书读读

□ 淖柳

摸摸留在书行中的余温,回望读书的经历,那些借书的事,总是让我如沐春风、温暖常在,甘甜绵长、回味无穷。

上世纪 60 年代末,偏僻的县果园书籍很少。我的同学李才荣,家住宝应县子婴河镇,他的哥哥、姐姐毕业后,留下不少教材和课外书籍。我成了他家的常客,“文革”前的初、高中语文课本,还有《林海雪原》《青春之歌》《红旗谱》《三侠五义》等,就是在那时借读的。

70 年代初,我家由果园搬至城南的蚕种场,场里有位上海知青,名叫张光月,他宿舍里有着成箱的书。由于我爱护图书、有借有还,他毫无保留地借书给我。光月的书箱成了我的八宝箱,就此我初识了鲁迅的一些著作。

到高邮中学读高中后,我常常光顾卞万新同学的家,他母亲是新华书店的总账会计,她很会为子女购书,我跟着吃了不少特有营养的“偏饭”,也培养了选书、读书的能力。

1974 年服役,在营、团及地方图书馆、阅览室也借了一些书,阅读了马恩列斯部分著作,还浏览了《红旗》《学习与批判》《朝霞》等杂志,尽管对其中的有些观点不赞同,也还是了解到当时的政治和文学背景与走势,初步养成了思辨的习惯。

退伍回高邮后,县图书馆、师范图书馆,电讯器材厂、商业局、党校等资料室和阅览室,成了我的精神食粮补给站,这期间的贪贫借阅,为我 1984 年考入县

级机关创造了条件。如果说我的人生还算顺的话,借读无疑是推进器。这里,我向所有给我借书提供过帮助的人们,致以最诚挚的敬意和感激!对于你们的厚爱和搀扶,我永志不忘。

无论在工厂还是进机关,我每月花在买书上,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条件再好,书是买不尽的,况且也没有那么大的书房存放。为此,还得借些书读读。我不仅有南京借书卡、先锋书店优惠券,上个月还在本市图书馆重新办置了借书卡。据介绍,现在的高邮图书馆,真是今非昔比。市财政每年提供 80 万元的购书经费,藏书的数量与质量也大大增加和提高了。

我体会,借书读,至少有四大好处。首先,催你读。借书是要还的。因之,催你快读,即使不能精读,翻翻也有益处。借着还着,还着借着,如此循环,阅读量上去了,知识面也宽了起来。如果是自己买的书,就没有这种催促感和紧迫感了,常常是买之新鲜,隔日成了书架上的黄花,很少问津了。其次,逼你记。所借之书,读到精彩处,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做些摘录。笔记和脑记,都是知识积累的好方法,更何况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呢。是自己的书,常常在书上勾勾划划,懒得做读书卡片了。再次,引你读。借的书,不少是从书之一,由此顺藤摸瓜,可以找到从里的其他书阅读。看到引文注释中,介绍到的其他好书,可接着借。最后,便于用。有时为了思考某个问题、写作或讲课,要查些资料什么的,为这种一次性应用去买书,既不经济也费时费神,到图书馆一查二借,很方便。有时借到很合自己胃口的书,可以长期享用,抚摸再三,值得收藏,便在还书前后,下单购买。借书买书,其乐融融,所借之书成了导购,还真是美啊。

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度过的。小时候,我们哪一个没扒过垃圾堆,捡过破铜烂铁呢?原因一半是好奇好玩,一半是为了生活。

我记得,从学校到家的一段路,有三个垃圾堆。每天放学我低着头看着路走,地上的烟头、烟壳、糖纸,一个不落,全映入我的眼帘,我当宝贝似的捡起。遇到垃圾堆,就停下来,翻找,什么破玻璃球、废塑料皮、一截铅丝,都被我纳入囊中,衣袋放满了,就塞进书包里。回到家里两手沾满泥垢,也不洗,急急忙忙倒出玩意儿来玩耍。

母亲年轻时落下病根,每到夏天就发头晕病。这时,父亲或是将已经放暑假的我和弟弟送到乡下外婆家,或是接了外婆来我们家里照料我们兄妹三人,大多都是外婆来我们家。我们可喜欢外婆了,外婆一来就为我们做透酥的南瓜饼、喷香的山芋粉、甜美的玉米烙,还有糯米菜饭。这些美味做好了端上桌,外婆自己从来不吃,只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大快朵颐。

外婆二十六岁那年,有一次招待客人,她婆婆说她偷吃了牛肉。好强的外婆一咬牙,发誓一辈子吃斋。每天青菜豆腐,闲时就靠抽口旱烟解闷。外婆来我家带了一袋烟丝来,抽完了就要回去,那时母亲又要挣扎着爬起来为我们做饭。为了能留住外婆,我和弟弟吃过饭就上街去捡烟头,口袋塞满了就回家。捧着巴掌烟头,外婆搂着我 and 弟弟直叫“乖乖、乖乖”。那时候的香烟是没有过滤嘴的,直接就是白纸裹着烟丝。外婆撕开烟头的外皮,剔去燃过的黑烟丝,将剩下的烟丝攒起来。每天可以攒起一小把,足以留住外婆。

夏天,我还捡西瓜籽。那时制作中秋月饼,有一味材料是西瓜籽仁。夏末时节,国营副食品商店就开始收购西瓜籽。于是烈日当头,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就上街捡西瓜籽挣钱。

我常常捧一只破面盆,站在西瓜摊的旁边。有一些男人买了瓜不带回家,就用拳头将瓜砸成四五瓣,然后一屁股坐在路边的道牙上啃瓜。我就立即跑过去将手中的面盆放置在他的面前,他就可以顺嘴将瓜籽吐在盆里。亦不是人人都是这么顺意,有一些人就是故意不吐在盆内;更有甚者,一脚踢翻面盆,盆内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瓜籽全泼在街心。那时小小的我,一边抹着眼泪,一边趴在地上一粒一粒地捡起瓜籽。我幼稚的心灵初尝到

社会的险恶和人世的艰辛。

我将收集起来的瓜籽用淘米箩仔细洗干净,摊在小饭桌上、洗脸盆内,搬至太阳下暴晒。最快乐的是,我将洗净晒干的瓜籽,用淘米箩盛着,掂着脚尖,双手捧上高高的柜台,然后从营业员阿姨手中接过五毛钱的时刻。所有的屈辱都被那张纸币清零了。我紧紧攥着五毛钱,溜到食杂摊买一杯想往已久的酸梅汤犒赏自己,替弟弟买一段小山芋,又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小人书,剩下的放在一个废纸盒做的聚钱盒里。躺在床上听着弟弟的恭维话,看着小人书,幸福极了。

收集糖纸也是我的乐趣点。运气好的话,我能在垃圾堆里淘到塑料糖纸,五彩缤纷的塑料糖纸,拿着对着太阳,眯起一只眼,太阳是蓝的;换一张,太阳是绿的,好玩死了。十张塑料糖纸,可以和同学换一粒黄豆大的糖丸。二十张,就可以换一根玻璃丝头绳了。

还拾香烟壳。在街上跟着抽烟的跑,冷不防就会扔出一只花花绿绿的烟壳,我喜出望外地拾起来,小心翼翼地拆开,夹在作业本里。什么“丰收”“许昌”“大前门”“飞马”,聚了十几张,我就拿着作业本到邻居大毛家显摆,那时,大毛会眼馋地跟我说,我的兔子灯给你玩一天,换你十张“丰收”,可好?我装作不情愿地想了想,那好吧。我丢下烟壳,快乐地拖着那只破兔子玩去了。

童年的拾荒经历让我懂得了只有用劳动才能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。这个习惯一直延至现在,巧的是老公也有捡垃圾的“嗜好”。

晚上,我们散步总爱在垃圾堆旁流连片刻。有一次,我们看到不知谁家装修,扔出了很多海绵、蓝碎花窗帘、木头架子、缺胳膊少腿的大红拉杆箱。我和老公手提肩掇统统搬到家中,我用 84 消毒液将窗帘泡了一夜,第二天,把窗帘和海绵放在太阳下暴晒。双休日,我将海绵和窗帘剪成枕头大小,拖出缝纫机,一口气做了 5 只大靠枕。我们家留三个,送了两个给弟弟。弟媳夸道,这蓝花靠枕多雅致,在哪儿买的?我笑而不答。

老公从网上买了一只拉手,一只滑轮,装在拉杆箱上,我短途出差用上正适合。至于那个木头架子,老公把它捣鼓成多宝隔,放上他最心爱的酒瓶,在灯光的辉映下,散发出醉人的光泽。而那些美仑美奂的各式酒瓶十有八九,都是从垃圾堆淘来的。

拾荒,让我们重新发现、利用了废物的价值,这其中的乐趣岂是金钱能够买得到的!

软脰长鱼

□ 濮颖

生在水乡,自然喜欢吃鱼。铜头、草鲫、虎头鲨、雪鲢、鲢花(鳊鱼)、翘嘴白……这些鱼或大或小,或贵或贱,种种味道鲜美。家乡人会做鱼,或清蒸,或红烧,或煮汤,“拆烧鱼头”“银鱼涨蛋”“丁鱼臭干”……个个滋味十足。吃鱼也讲究:鲤鱼头,青鱼尾,长鱼吃脊背……

长鱼就是黄鳝,大多生长在水田河塘,肉质鲜嫩,营养价值很高,素有“水中人参”之称。个大的黄鳝开膛剖肚,洗净刺成段,打上花刀,与五花肉同烧,因鳝段形似马鞍,拱曲如桥,此菜取名“红烧马鞍桥”,个小的黄鳝则会做成一道炒菜,名曰:“软脰长鱼”。

脰,就是颈,脖子。软脰,就是脖颈后的软肉。“软脰长鱼透骨鲜”。软脰长鱼是一道名菜。它选用小嫩的活鳝鱼(俗名笔杆青),取其脊背肉,在油锅内旺火烹制而成。该菜色泽玉亮,鲜嫩爽口,香气浓郁,鲜美绝伦。盛入玉盘时,盘如满月,鳝脊细长,蜿蜒其中,恰似嫦娥舒广袖,故又名“嫦娥善舞”。

家乡人喜欢吃“软脰长鱼”,也擅做“软脰长鱼”。很多人吃过这道菜,但大多叫作“软兜长鱼”,现在大小酒楼的菜单上也大都写着“软兜”,而不是“软脰”。这其实是一个误

解。我最早知道这个“脰”字,是我父亲教的。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跟他去饭馆吃饭,他看菜谱点菜,一下子看出了其中的谬误。饭后他特意把老板叫到

边上善意地告诉他“软兜长鱼”的“兜”应该写作“脰”,并告诉了老板“软脰”的意思。我在边上也就学到了这个小小的常识。

“软脰长鱼”是淮扬名菜,淮安人更擅做,也叫“淮安软脰”。十多年前,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嘉璐回到故乡淮安,出席第二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。身为语言学家,当他看到菜单上“软兜长鱼”菜名时,不禁注目沉思。随后,他提笔将菜单上“软兜”的“兜”字改为“脰”,又划去“长鱼”二字,还在菜单上写上了“脰”字的出处:脰,古语古字也,首见于汉代《说文解字》,犹存于淮语中,可贵也。然今人多不知,以“兜”字代之,误会也,今为改正之。最后,他还在菜单上写下了“淮安软脰止此家,亚非拉美誉中华”,对这一淮扬菜的经典名菜给予了高度评价。

喜欢中国美食,更喜欢中国文字。中国文字浩繁广阔,博大精深。它们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,它们记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历史,它们有生命,更有灵魂。

历史从这里抹去了的。

我家河东叫东圈子,偏北一点叫地府圩,那里有十几座老坟,风一吹,毛骨悚然,所以很少有人去。库前叫十亩田,库西叫大场,库北叫后圩。这里仿佛一张棋盘,我们就是上面的棋子,在格子里跳来跳去,生于斯长于斯。

从前,我们给族人送葬都是从十亩田出发,朝南大圩,然后向东,约三里路,到一个叫起“戚关”的地方,是我们陈家祖坟的所在地。戚,悲哀。真是无一字无来历,我们的先人太有文化了。送葬是不兴走回头路的,往前走,经大柳树,过拐子街,向北就是箍桶湾,前头就是桑沟柳月头,快到我们家的后圩了。地堂庵的尼姑妙珠和从中,古卷青灯,清脆的梵音,伴天上的云、树梢的残雪、独木桥下的流水,让人想起从前、今天和将来。

信息时代,出现了一个新的圈子,叫“朋友圈”。

邻居小王有好几个“朋友圈”,他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做“低头一族”,浏览图文,给好友点赞、回复,还对一些经典美文转发。说起圈内的故事,他唏嘘不已。

一天,小王走在大街上,巧遇他多年未见的同学,寒暄之后,谈得投机,最后分别时,同学掏出手机,让小王扫一下二维码,说有事好联系。

与老同学加成微信好友后,从聊天中得知其饲养鸽子,还有个“鸽友圈”。老同学热情地将小王也拉入圈子。圈内有七八十人,老同学为小王介绍后,随即有网友搭讪,使小王充满了好奇心。网友说,晚上有抢红包活动,二十元分成 8 个包,抢得最少者发包。每当华灯初上,小王便热衷于抢红包。他不知是哪里的运气,连连获利,一下下来,赚了近百元。兴奋之余,竟将妻子也加入其中。

正当小王夫妇兴高采烈地抢红包时,却事与愿违,出现了连续不断的亏损,不到一个月,竟然赔本近千元。原来,少数人在手机中安装了抢红包软件,故意让小王先尝点甜头,任凭小王夫妻俩怎么抢,就是抢得最少者。气愤之下,小王夫妇删除了“鸽友圈”。

喜爱玩微信的同事老张对“朋友圈”也有些怨怼。那天,他通过“附近的人”加了一好友,日后二人谈得投机,好友的微商经营风生水起,便怂恿他做理财产品,还说是看在朋友面上,内部

说说“朋友圈”

□ 高晓春

富就在眼前,唾手可得。于是,东拼西凑了 50 万元汇出,好友却突然失联,从此人间蒸发。

上周与文友聊天,无意中谈到“朋友圈”,文友感慨地说:如今朋友最廉价,只需轻轻一扫“朋友圈”,即为好友了。此后,有的朋友便再也没有什么交往,如同陌生人。“朋友圈”大致可归纳为三大类,养生、广告和拉票,见我有些不解,文友推了推眼镜,微笑地说:“养生”即心灵鸡汤、“广告”即新产品和微商、“拉票”即帮助某某投票。

听着文友的话,我若有所思。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朋友,没有朋友的人,人生不完整;没有朋友的人,内心世界多么孤独和无助。朋友多了路好走,可当下“朋友圈”的朋友中不乏有志趣不投者、心浮气躁者、急功近利者,而“真正的朋友,是一个灵魂孕育在两个躯体里”(亚里士多德)。

交友须慎,不慎招祸。小王和老张的际遇使我想,“朋友圈”里不全部是朋友。是啊,“只需轻轻一扫,即为好友”,世上哪有这般廉价的朋友,彼此之间只是初见或在微信上加人的好友,这种友情怎能与“莫逆之交”“总角之交”和“生死之交”相比呢。“朋友圈”这虚拟的世界里,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。

所以,加“朋友圈”还是知己知彼好。

公元前 309 年),战国时魏国人,相传与苏秦同师于鬼谷子,他相秦惠王时,说六国连横奉秦,破了苏秦的“合纵”。惠王死,武王立,对张仪不信任,六国又“合纵”抗秦了,张仪回到魏国任相,一年后死去。

在生活当中,神气六国者,有的底气很足,说起话来有理有据,于是外现于态就精神气足,神气活现,有人会真的被感动了。有的人底气匮乏,为了达到某一目的,装成神气活现的样子,仔细认真听他的话,会从中发现破绽,任凭他说得神气六国、天花乱坠,总会令人有不可靠、不信任的感觉。

神气六国宣传真理者,精神可嘉、可敬、可佩;神气六国说假话者,其言其行可恶。而在生活中有时会遇到真假难辨的事,甚至“假作真来真亦假”。经过多次磨炼,练就一副火眼金睛,不管你是苏秦,还是张仪,我的主见岿然不动。

江淮一带人,还有的在“神气”与“六国”之间加上“大”,成为“神气大六国”,说此话时一般带有嘲讽的意味。

神气六国

□ 朱延庆

G 县城的体育场四周有较大空地,多年春秋两季总有些外地客商来这里搭起帐篷开商品交易会,什么皮草货、床上用品、各式服装、羊毛衫、南北特产干货、海产品、风味小吃、家用电器等等,人们生活所需的,似乎应有尽有。一进帐篷,灯光明亮,推销产品者,神气六国地介绍自家的商品,一遍又一遍重复,不厌其烦。

江淮一带,称一个人神气活现的神态、语言、架势等叫“神气六国”。

语出有因。这“神气六国”与战国的苏秦说六国有关。苏秦(?~公元前 317 年),战国时东周洛阳人。起初他说说秦惠王吞并天下,惠王不信他,不用他;他就游说燕、赵、韩、魏、齐、楚六国合纵抗秦。每到一国游说,精神抖擞,口若悬河,气势旺盛,咄咄逼人,终于说服六国,掌六国相印,神气于六国之间,为纵约之长。后张仪游说六国奉秦,也是神气于六国之间,史称“连衡”(又写作“连横”)。张仪(?~

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